



五彩

梅伟

著

琉璃

文学是一座金矿，谁都可以采掘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五彩琉璃

梅伟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彩琉璃 / 梅伟著. -- 北京 :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043-7418-9

I. ①五… II. ①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5028号

五彩琉璃

梅伟 著

责任编辑 刘跃钊
封面设计 梅伟 罗崇耕 殷志朋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圣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16
字 数 398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7418-9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9
第四章	30
第五章	41
第六章	52
第七章	62
第八章	79
第九章	91
第十章	100
第十一章	114
第十二章	127
第十三章	137
第十四章	147
第十五章	158
第十六章	167
第十七章	177
第十八章	186
第十九章	197
第二十章	209
第二十一章	218
第二十二章	231

第二十三章	242
第二十四章	251
第二十五章	261
第二十六章	272
第二十七章	281
第二十八章	298
第二十九章	308
第三十章	317
第三十一章	324
第三十二章	333
第三十三章	342
第三十四章	350
第三十五章	361
第三十六章	369
第三十七章	376
第三十八章	386

第一章

1. 京西六十里外的琉璃局皇家琉璃窑场琉璃烧造大掌门章传瑞，小时候听爷爷讲过一个故事，说爷爷的父亲，也就是小传瑞的老爷爷年轻时给皇上家当差，腰里挂着一块深褐色的铜腰牌儿，经常出入紫禁城，还经常见着恭亲王。小传瑞问：“恭亲王是谁呀？”爷爷摸着他的小脑袋瓜儿说：“恭亲王是一个大王爷呀，威风八面，除了皇上就他说话有分量啦，说要谁的脑袋瓜子就要谁的脑袋瓜子。”小传瑞说：“恭亲王真厉害。”爷爷笑呵呵地说：“人家是大王爷呀，权力大啦，就是爱说爱闹没个正形儿，当官儿的和老百姓背地里都叫他鬼子六儿。”小传瑞说：“鬼子六儿？嘿嘿，这名字好玩儿，真好玩儿。”爷爷笑了：“你老爷爷可不敢叫人家鬼子六儿，只敢叫人家王爷。这鬼子六儿王爷有本事儿，跟你老爷爷也熟识，有事儿没事儿都爱跟你老爷爷开个小玩笑。有一天，鬼子六儿摩挲着手里的翡翠扳指，眼睛斜眯着你老爷爷，突然问，‘听说你小子家里有祖传宝贝，连皇上家都没有，你小子还不快点儿拿来让本王爷瞧瞧？’你老爷爷一听这话吓了一跳，立马觉得心口咚咚咚地跳起来，好像心在嗓子眼儿那儿跳，马上就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你老爷爷想，这鬼子六儿贼咕着哪，什么东西让他惦记上可就糟了。想到这儿，他扑通一声儿跪下了，冲着鬼子六儿咚咚咚地磕头，说，‘我的亲王爷哎，奴才家里可没什么祖传宝贝哟，您可千万别听别人瞎叨咕哟。’鬼子六儿不理不睬、不慌不忙，仍然摩挲着翡翠扳指，笑眯眯地说道：‘瞅你小子那点儿德行，我说句瞧瞧就把你吓成这怂模样儿，至于嘛？再说你家有宝贝就有呗，还能比我这皇上赐的翡翠扳指金贵？’你老爷爷还是咚咚咚地对着鬼子六儿磕头，‘哎哟哟我的亲王爷哎，您就别拿奴才开玩笑啦，奴才家真的什么宝贝都没有，不信

您派人去奴才家搜，搜出来就是您的，行不？”鬼子六儿俩大眼睛使劲儿盯住他，嘻嘻嘻嘻地笑个不停，说，“你小子家在门头沟呢，太远，我不去，我要是去了，还不给你小子长了大脸啦？你小子还不到处吹牛屁？说我恭亲王都到你家串门儿啦、做客啦，看你去啦。不过你小子可别把本王爷当傻子，蒙我啊。”你老爷爷说，“奴才蒙谁也不敢蒙您哪王爷，我不想要脑袋瓜子啦。”鬼子六儿哈哈一笑，“知道就好，知道就好，你小子知道这个就好。不过你小子家的宝贝可别让本王爷查出来，保不齐哪天我一高兴，就去你小子家搜查，到那会儿要是让我给搜出你家真有宝贝，我可就不是瞍瞍啦，到那会儿你的……”你老爷爷忙说，“我知道，我知道，到那会儿奴才的脑袋瓜子就没啦，奴才的脑袋瓜子就没啦。”鬼子六儿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够了才喘着气儿说，“到那会儿不是你小子的脑袋瓜子没啦，是你小子家里的宝贝没啦，就归我啦。哈哈，哈哈。”鬼子六儿这不知真假的话可把你老爷爷吓得够呛，虽然跪在地上，可两条腿一个劲儿地打哆嗦，脸也白了，气也喘不匀了，觉得浑身酥软，立马就要瘫在地上似的。一直等到鬼子六儿哈哈地笑着走得要看不见了，你老爷爷才敢从地上爬起来，看着远去的鬼子六儿发呆。”

小传瑞问：“那我老爷爷到底有没有祖传宝贝？”爷爷一愣，马上异常坚决地说：“没有，你老爷爷根本就没有什么祖传宝贝，都是别人瞎说。”

后来小传瑞渐渐长大了，也常听到村里人嚼舌根子，说老章家有祖传宝贝，天下无双，珍贵极了。这个传闻一直没得到爷爷的证实，因此小传瑞也不把宝贝的事儿放在心上，但有一个想法儿经常出现在他的小脑袋瓜儿里：老爷爷如果真的没宝贝，他为什么要打哆嗦？而且是两条腿一个劲儿地打哆嗦，害什么怕呀？可是，没宝贝老爷爷害怕什么？打什么哆嗦？那就是有宝贝？有宝贝爷爷干吗不承认，干吗不跟我说？那会儿的小传瑞年岁忒小，想不清楚更想不明白，于是也就不去想这个事儿，管它什么宝贝不宝贝的，肯定没糟子糕好吃。

2. 老章家人丁不旺已经几辈了，全是单传。到了传瑞这一辈儿还是单传，老章家的三十亩地只有传瑞这一棵苗儿，连个兄弟姐妹也没有，孤单得很。爷爷经常叹气，对儿子章谛甫说：“谛甫啊，传瑞承继着老章家香火的重任哪，你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老这个样儿呀。”章谛甫说：“爹，我一直惦记着呢，您甭着急。”

唉声叹气的不光爷爷，章谛甫也唉声叹气，传瑞自个儿更是唉声叹气，都为老章家后继无人着急。可是没办法，这没有子嗣传人就是命，没有就是没有，谁也没辙。爷爷跟章谛甫商量：“实在不行赶紧给传瑞娶个二房吧。”章谛甫马上点

头称是，说：“爹，咱这就去捱摸，一捱摸好了马上娶过来。”爷爷问：“传瑞媳妇儿怎么想？”章谛甫说：“传瑞媳妇儿是个贤惠明理的媳妇儿，也为自个儿没有生养着急呢。”爷爷说：“那就好，那就好，有这样贤惠的媳妇儿是老章家的福分。你找个机会跟传瑞说，让他跟媳妇儿说说，话要委婉一点儿，以后老章家的掌门媳妇儿肯定是她，不会是别人，让她尽管放心。你再托托人，看哪家儿的姑娘好，愿意做二房的，跟人家好好商量，也别管人家的家境如何，咱多给聘金，娶过来能为老章家生个一男半女的就行。”章谛甫说：“爹您放心吧，我立马儿去办，一定把这事儿办好。”

而立之年的传瑞不是没有过再续一房的想法儿，只是感觉老婆章王氏十分贤惠明理，又聪明漂亮，说话办事非常随和，从不与人口角，争个你上我下的。俩人结婚以后互敬互爱，竟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正是这个原因，他怕再续一房伤了章王氏的心，还怕再娶个二房，姐妹之间不和闹气，影响家庭的和睦，所以迟迟不动心思，一心只盼着章王氏哪天一下子怀上了，生个一男半女的，不是两全齐美的事儿吗？到那会儿子嗣也有了，传人也有了，几百年的琉璃烧造技术也后继有人，夫妻感情肯定更深厚了。可惜想法儿终究是想法儿，偏偏章王氏已经过了三十，肚子还瘪瘪的，就是鼓不起来，传瑞等了十好几年，也没盼来老婆怀上孩子的喜讯儿。他一想起这事儿，便感叹自个儿的一身技艺无人可传，心中不免焦躁不安。

三十亩地一棵苗儿让传瑞常常感到孤独，更让他烦恼。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这正是他最大的烦恼之事。眼看着要过三十，已经结婚十来年了，仍然没有一个子嗣，连个女儿也没有，着实让他着急不已：这偌大的家业，这祖传的琉璃烧造技艺，还有珍藏在爷爷卧房炕洞里的宝贝，别到了我这儿断了血脉、无人可传。

爷爷说过，儿子章谛甫身材瘦弱，打小儿身子骨儿不强，三天两头闹病，十几岁了还像一根儿豆芽菜，真真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弱不禁风的书生。爷爷一直不让儿子跟自个儿学徒，不让他去窑场干活儿，也没把琉璃烧造技术传给他，只让儿子读书习字，考取功名，但最终也没能如愿，只好在家里开个私塾，诲人不倦。

爷爷让儿子读书、养息身体，一是因为他的身子骨儿不强，二是想着老章家也不能没有识文断字之人，毕竟老章家是给皇上当差烧造琉璃的大户人家，是皇家的买卖，应该既要有技术还要有学问，用爷爷的话说就是文武双全。章谛甫虽然身体瘦弱，但读书多年，却养成了一身浩然正气和侠肝义胆的脾气秉性，没有

一点点的骄娇之气。他从三岁开蒙认字以后，心中便非常仰慕中国的英雄人物，最崇敬南宋的岳飞、辛弃疾，认为他们铁骨铮铮、一身强硬，是中国最有骨气的英雄，因此一读岳飞的《满江红》便一读到底、一气呵成，把一首词吟诵得抑扬顿挫、豪气冲天：“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读着读着，他便不能控制自个儿的情绪，眼里盈满热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这也难怪，在他几十年的生活中，经历了大清朝的多次屈辱，生发了许多的愤恨，对那些列强们已是恨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章帝甫常对私塾里的孩子们说：“我们识字就要明理，要明国家的大理，要把国家耻辱记在心上，永世不忘。”孩子们看着花白了头发的老先生，眼泪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缓缓地流下来，往往不知所措，有大一点儿的孩子会默默地拿起一块毛巾，替他擦拭泪水。

在诸多的耻辱中，章帝甫最最愤恨的就是庚子赔款，说那是中国最最屈辱的赔款，他对爷爷说：“什么庚子赔款，就是大清朝太懦弱了，挺不起中国人的脊梁骨儿。”爷爷默默地抽着烟袋，吐出一股儿一股儿的烟雾，不作声响。过了一会儿，爷爷站起身来，低低地说道：“唉，那是四亿两白花花的银子呀，轻易就给了洋人啦？”章帝甫没有接父亲的话茬儿，却义愤填膺地大骂奕匡和李鸿章：“这两个废物，更是一点儿骨气都没有，你们俩倒是长点儿中国人的骨气啊！”当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挪威等国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的消息传回国内的时候，他在父亲面前痛哭流涕，说：“爹啊，这四亿五千万两白银里边儿，也有咱爷俩儿的二两啊！啊啊啊，列强虎狼，列强虎狼啊！”

性情中的章帝甫一直赋闲在家，为了有个事儿干，就在私塾里带着十几个小孩子念书，都是村里乡亲们的孩子。这些孩子每天跟着章帝甫念书，每日的功课就是读书、习字、作文、作诗，从三字经、千字文念起，然后慢慢地读些六子杂言、龙文鞭影，一直读到四书什么的，反正全都是为了孩子以后能认个字，有点儿长进。他的私塾也收费，按照其他私塾的规矩，每月每个孩子的酬金为习字三吊，教四书四吊，平日里收茶水费六百文，冬天的煤火费两吊。这些收费都是比照其他私塾收的，一点儿不多要。不过，章帝甫的收费可有可无，有钱了您就交点儿，没钱了也不找您要，就当做了善事积了德，没准儿哪天老天爷睁开眼睛看见了，给老章家送个大胖孙子来，不比那几吊大子儿强？村里人都说，反正老章家有得

是银子，也不在乎这几个大子儿，人家在做善事，行善哪。

章谛甫确实是把私塾当个乐子、当个善事来做。不过当乐子当善事，他却从不掉以轻心，读书习字认认真真，教给孩子们的全是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忠君报国的大道理。他还是年轻时候的脾气，挂在嘴边儿的都是这样的话：“当中国人就要有当中国人的骨气，不能把骨气丢了。”因此，在孩子们面前他讲岳飞、讲辛弃疾、讲文天祥这些大英雄的故事，一旦吟诵起哪个英雄的词作来，张嘴就是一首，并完完整整地吟诵下来，一字不落，一字不错。比如吟诵辛弃疾的《破阵子》时，他声情并茂，胳膊一挥一扬、一起一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点秋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吟诵的时候，章谛甫虽然不是黄钟大吕的音调，也是慷慨激昂的肺腑之气，有时吟诵完毕还要乘兴挥毫，洋洋洒洒地将这首词作书写在宣纸上，写着写着便泪流满面、不能自己。

私塾里有十几个孩子，章谛甫也把三岁的小传瑞放在自个儿的私塾里，让他跟着自个儿念书。章谛甫是个明白人，对儿子的管教比其他孩子更严格，从来不溺爱，背不会三字经照样打手板儿，一点儿不留情面。爷爷说：“我儿子的身子骨儿弱，可心不弱，打起儿子来心硬着哪。”

爷爷说章谛甫心硬，章谛甫还真是心硬。光绪二十年，东洋鬼子派军舰集结于丰岛海面，突然袭击中国护航的“济远”“和”广己“舰，同时拦击运兵船”高升“号。“高升”号上的大清官兵坚决不投降，用步枪抵抗日舰，战到最后，全船官兵七百多人壮烈牺牲。听到这个消息，章谛甫一改过去的常态，竟然没掉一滴眼泪，愤而疾书岳飞的《满江红》，书后领着满堂孩子大呼：“消灭鞑虏，振我中华！消灭鞑虏，振我中华！”

后来爷爷对传瑞说：“那时候，我看你爹的眼睛里没有泪花儿，只有血性。”从爷爷的话里，传瑞深深地了解了爹的脾气秉性。

3. 爷爷看好孙子传瑞，把琉璃烧造的全套工艺技术传给了他。

带着一身的技艺无人可传，章传瑞非常着急。他不光为传承技艺着急，还为另一件大事着急，那是老章家一个更大的秘密，是一个除了自个儿和父亲知道，连老婆都不知道的秘密，原来老章家真的有祖上传下来的绝世珍宝——九块五彩琉璃。这九块五彩琉璃不但是老章家的珍宝，更是世上再也无处可寻的绝世珍宝。这九块五彩琉璃，每一块儿都不一样，块块儿色彩斑斓、光彩夺目，块块儿流光溢彩、温润靓丽，每一块儿都可以发出荧荧的温润之光，令人爱不释手。

爷爷传宝于传瑞的时候，向他讲了九块五彩琉璃的来历，说是唐朝时从西域那边传过来的，是当时西域人向大唐敬献的贡品。后来唐末安禄山谋反，天下战乱，这九块五彩琉璃便流落到了民间，不知为何又落到了传瑞的祖上手里，然后一直传到了爷爷这一辈儿上。

传宝仪式是在三年前的一个夜晚、爷爷八十岁生日那天。那天晚上，爷爷吃过长寿面以后，笑呵呵地对家人和叔伯子侄们说：“你们的心意尽到了，我也累了，大家伙儿都散了吧。”在大家伙儿往外走的时候，爷爷对章谛甫说：“谛甫啊，你和传瑞留下，再陪我坐坐，说说话儿。”看着大家伙儿走尽了，爷爷把章谛甫爷儿俩叫进正屋，拉上窗帘儿，自个儿先净了手，又让章谛甫爷儿俩净手，然后让章谛甫把祖先的牌位请出来，恭恭敬敬地放在供桌上，点上几支又粗又高的明烛，又点上三炷高香。看着高香冉冉飘动的青烟，爷爷跪在地上冲牌位磕了三个响头，挪开炕柜，从炕柜后面的墙洞里拿出一个大锦盒，对章谛甫说：“你们爷儿俩跪下，我今儿有一件大事要托付给你们。”章谛甫一听，赶紧拉传瑞跪在供桌前，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爷爷又一次跪在供桌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站起来，把大锦盒恭恭敬敬地放在供桌上，拜了三拜。拜过之后，爷爷慢慢坐回到太师椅上，神色郑重地说：“你们爷儿俩看见了，这就是外边儿风传咱老章家的祖传珍宝——五彩琉璃，也就是我原来给传瑞讲的故事中的宝贝。”章谛甫爷儿俩目不转睛地看着大锦盒，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宝贝，脸上现出惊讶和急不可待的神色。这时爷爷对传瑞说：“你爹打小身子骨儿太弱，所以我一直没把咱家的祖传珍宝传给他。今儿我八十了，估计也活不了几年了，想趁着我还明白不糊涂的时候，把咱家的祖传珍宝、这九块五彩琉璃直接传给你。传瑞，这九块珍宝可是无价之宝，天底下只此一份，再无二份，连皇上家也没有，是咱老章家多少辈儿人用命传下来的！现在，你要当着我和你爹的面发誓，你的命在五彩琉璃就要在，五彩琉璃没了，你也就别活了。你要用命保住咱家的五彩琉璃，一直传下去，直到永远！传瑞，你能做到吗？”

章谛甫看看父亲，又扭头看着儿子，眼睛里满是期待和希望。

面对放在供桌上的祖传珍宝，传瑞心情异常激动，心咚咚咚地跳着，感到了肩上的重任，马上毫不犹豫地答道：“爷爷，我能做到！”说完仍然直直地跪在地上。

传瑞和爹跪在爷爷面前，都看着爷爷手里那个大锦盒，都想赶快看见盒子里的珍宝到底是什么样子。爷爷非常恭敬虔诚地打开大锦盒，里面又是九个小锦盒，再打开一个小锦盒，里面是一块比鸡蛋略小、略扁又荧荧发光的大珠子。传瑞想，

这大珠子一定是五彩琉璃了。爷爷一个锦盒一个锦盒地打开，章谛甫和传瑞就看见了一块儿和一块儿都不一样的九块五彩琉璃，可以说块块晶莹剔透，闪烁着温润的光彩，把供桌上的祖先牌位都照亮了。爷爷摩挲着五彩琉璃说：“看见了吧，看见了吧，这就是咱老章家的祖传珍宝啊！”

想到如此珍贵的宝贝要由自个儿传承下去，传瑞觉得周身血脉贲张、热血沸腾，心跳也加速了。他砰砰砰地冲着爷爷手里的五彩琉璃磕了三个响头，语气坚定地说：“爷爷放心，爹放心，我现在对着老天爷发誓，对老章家的祖宗发誓，只要爷爷您的孙子我章传瑞在世一天，这九块五彩琉璃就不会离开老章家一步，我要用命去保护这九块五彩琉璃。”爷爷说：“好，我相信我的大孙子。但咱老章家还有一条家规，你们不能不知道。今儿我告诉你们，这九块五彩琉璃只能传子孙，不能传姑娘媳妇外人。”传瑞答道：“是，爷爷，我记住了。”爷爷舒了一口气，说：“这个秘密只能告诉传承宝贝的人，绝不能告诉老章家的任何人，连自个儿的老婆儿子闺女都不能告诉，他们不能知道老章家有五彩琉璃这样的宝贝，免得惹是生非！我再说一遍，在传宝于你的子孙之前，除你爹和你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咱家有宝，永远不能让他们知道这个秘密，你做得到的吗？”传瑞还是直直地跪在地上，说：“爷爷放心，爹放心，我一定遵照爷爷的嘱咐，遵守家规，祖传宝贝只传子孙，不传姑娘，不传媳妇，不传外人，永远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这个秘密。”这时候的传瑞突然想起了老爷爷的故事，他想，老爷爷那会儿为了保住珍宝，竟敢对鬼子六儿王爷撒谎，那可是担着天大的风险哪。如果当时真的被王爷识破，那老爷爷的脑袋瓜子就真的不在他脖子上了。

爷爷又告诉传瑞：“这九块五彩琉璃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五彩琉璃的烧造技术已经失传，至今再没人能烧得出来。现在你手里的九块五彩琉璃就是绝世珍宝，再无二份。”听到这儿，传瑞更加感到自个儿的责任重如泰山。爷爷说：“好孙子，现在你可以接过这九块五彩琉璃了！”听到这话，传瑞马上又冲爷爷磕了三个响头，哆嗦着两手，颤颤抖抖地从爷爷手里接过装着宝贝的锦盒，感到自个儿的双肩霎时压上了千斤重担，心中也立刻涌起一股豪情：这九块五彩琉璃，如今已经和我的命连在一起，我在五彩琉璃就在，我一定要把五彩琉璃完完全全地传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章传瑞了解到这九块五彩琉璃是佛家的七宝之一，是不可多得的传世珍宝，也是世界上不会再有的珍贵之物。就是说，除了这九块之外，世界上再也没有这样的宝贝了。他听父亲说过，沙僧就因为打碎了一只琉璃盏，被玉皇大帝贬出了天庭。

看着九块儿五彩琉璃，传瑞小时候想不明白的事儿现在全明白了。不过，他还牢牢记着爷爷在传宝之前跟自个儿讲过的一件事儿，那事儿发生在几年前的冬天。那天爷爷吃了晚饭有点儿犯困，就早早地吹了灯，摸黑儿在卧房的炕旮旯儿躺着。天上没有月亮，屋外呼呼地刮着刺骨的寒风，院子里的大槐树被风吹得哗哗地直响，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爷爷躺在炕旮旯儿里似睡没睡，听见正屋的门闩发出极其细微的索索响声儿，然后门就轻轻地被人推开了。爷爷非常警醒，睁大眼睛一看，便看见一条黑色身影儿，像猫一样敏捷地进了屋子，然后站在屋子当中纹丝不动，像是在观察屋子里的情况。爷爷知道来了贼人，却也不动声色，伸手悄悄拿起炕边儿的茶壶，一扬手就朝黑影儿扔了过去，砰的一声响，那条黑影儿嗖地一下蹿出门去，眨眼不见了。爷爷说：“那黑影儿的功夫可真不错，从进来出去也就是眨了十几下眼的工夫。”传瑞问爷爷：“您知道那个黑影儿是为什么来的吗？”爷爷抽着烟袋慢吞吞地答道：“那条黑影儿啊，肯定奔着咱家的财宝来的。”从那以后，那条深夜摸进屋子里的黑影儿，便深深地留在了传瑞的脑袋瓜子里。在以后的岁月中，那条像猫一样敏捷灵动的黑影儿，不断地在传瑞的眼前出现。

传瑞特别佩服爷爷，觉得爷爷扔茶壶的举动非常有劲儿，在不知道黑影儿是谁又不知道他功夫如何的情况下，能够做出那个惊人之举的动作，真得具有灵敏的头脑和迅速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因此传瑞在以后的很多年里，都把爷爷当做自个儿的榜样，学习爷爷处理事情的机敏、果断和干练。但他还是感到自个儿的不足，在担当掌门大窑户以后，觉得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仍然比不上爷爷，自认为差得很远。

传宝之后，章传瑞开始更多地考虑子嗣的问题，想自个儿已是三十岁的人了，身后没有一男半女，如此下去怎么能把祖传宝贝传下去呢？他在夜深人静之时，常常进到爷爷的卧房，从炕洞里捧出锦盒，极其恭敬地请出五彩琉璃，一块儿一块儿地凝视抚摸，用心感受宝贝的温润。看着如此珍贵的九块琉璃，他心中更加焦急，更想马上让老婆的肚子鼓起来，以免去爷爷和父亲的担忧。

可是老婆章王氏的肚子还是平平的，任凭章传瑞怎么鼓捣也鼓捣不起来。

章甫甫对传瑞没有子嗣也异常着急，便跟传瑞商量：“传瑞，我想给你续个二房，生个一男半女的，也好把咱家的祖传宝贝传下去，这也是你爷爷的意思。”

传瑞说：“我听爷爷的。”

“那好，我去托媒人，看附近哪家的姑娘合适做老章家的二媳妇儿。”

传瑞说：“行，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章谛甫说：“我知道你和章王氏恩爱，但为了老章家的琉璃烧造，为了五彩琉璃，你必须娶个二房。”

“爹说得是，娶二房是为了咱老章家的琉璃烧造，更为了五彩琉璃，我明白这个道理，章王氏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传瑞平静地回答。

第二章

1. 永定河东边的三家店村与河西的琉璃局村隔河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村人们走动也勤，沾亲带故的人家不少，逢年过节常常你来我往、走亲访友、互相探望。两个村儿的人们相熟，做亲戚的也多，你是我这村儿的姑爷，我是你那村儿的娘家，总得打点儿连连。琉璃局村的刘大婶就是三家店村的娘家，前些日子，刘大婶一听说老章家要给章传瑞娶二房，马上想到娘家村里李记油盐店的李掌柜，他家里还留着一个二十四五岁的老姑娘翠凤呢。李掌柜为人忠厚，做买卖一是一二是二，从来不掺杂使假、不坑人分量，因此去他家买东西的街坊邻居就多。李掌柜家里有老婆李郝氏，两口子一辈子只生养了一个女孩儿，养得也就娇气一点儿，加上平日的溺爱，翠凤便很有些男孩子大大咧咧的性格。李家老姑娘翠凤身量不算很高，圆脸盘子，脸面白净净，一双大眼睛黑漆漆的，透着一副旺夫相。几年前，有不少人家托媒人去李家提亲，差点儿踢破李掌柜家的门槛儿，都想把翠凤姑娘娶进自家的家门儿。因为只有一个独生女儿，李掌柜便想招个倒插门儿的女婿，不成想几年间都没这个缘分，硬是没有一个小伙子想到入赘，翠凤的婚事也被耽误了。后来，李掌柜又想将翠凤姑娘嫁在本村或者近一点儿的地方儿，也是心疼姑娘、早晚看得见的意思，因此对媒人的屡次提亲十分挑剔，远的不行，穷了也不行，看不上眼的小伙子更不行，挑来拣去，翠凤就变成了老姑娘，上门提亲的人家渐渐没了。不过翠凤姑娘却不把这事儿当事儿，整天还是老样子，说话大声大气，嘻嘻哈哈，说说笑笑，竟给村里人们一种奇怪的印象，说翠凤年龄越大越泼泼辣辣、风风火火，就不知道笑不漏齿、抿着嘴儿说话，难道不想着嫁人了？翠凤知道人们说这话的意思，可她不在乎，对爹娘说：“您老公母俩可别着急，我嫁不出去最好，一辈子守着您老公母俩过日子，伺候您俩不比

什么都好？呵呵呵。”李郝氏摇头叹气：“唉，唉，你这个傻丫头啊。”

刘大婶找到章谛甫，把翠凤姑娘的情况说了一遍，问章家是不是有意思，如果有意思她去找李掌柜提提亲。章谛甫说：“他刘大婶，我这儿先谢谢您了，不过这事儿还得看人家李掌柜同意不同意。”刘大婶说：“这个我去说，您同意咱就娶过来，人家不同意咱再去掂摸别人家的姑娘。”章谛甫说：“那就麻烦您去跑一趟，事儿成了我有谢仪。”刘大婶说：“什么谢仪不谢仪，都是街里街坊的，就是个帮忙儿。”说罢颠颠儿地迈着两只小脚、扭着屁股走了。

李掌柜听了刘大婶的说合，没有点头儿也没有摇头儿，只是沉思不语，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袋，像是没听见刘大婶说话似的。刘大婶着急了，说：“李掌柜，您倒是给个明白话儿呀，成还是不成？”李掌柜说：“唉，这事儿真让我挠头。您说我就这一个姑娘，现在要去给人家做二房，您说我心里头能愿意吗？”刘大婶说：“您说的是这么个理儿，可是您再想想，翠凤已经二十四五了，老姑娘了，再不嫁出去，老在家里呀？”李掌柜说：“我也担心这个，要不因为这个，给人家当二房的事儿您说也甭说。”刘大婶知道李掌柜心里活泛了，急忙说道：“是呀是呀，我也是为您的姑娘着急呀。不过您也知道，这男家可是琉璃局的老章家，大户人家，有钱有势，给皇上当差的，翠凤嫁过去一点儿不吃亏。再说人家传瑞又是个非常诚实明白事理的人，识文断字，说话做事很有分寸，甭管见着什么人，无论大人小孩都是笑眯眯地说话，和气着哪，街坊们哪个不夸他。现在老章家着急没有子嗣，如果翠凤嫁过去给老章家生个五男二女，那就是老章家最大的功臣，您说老章家能慢待了翠凤？是不是呀李掌柜？”李掌柜把烟袋放下：“唉，我也看了，甘蔗没有两头甜，如果翠凤嫁到章家倒是她的福气，可是……”刘大婶笑了：“只要您明白这个理儿就好办，我想翠凤嫁过去，肯定能享一辈子福，您去哪儿找这样的好人家？”李掌柜沉吟了一下：“我也知道老章家，章传瑞这个人的脾气秉性我也听说过，是很不错的一个男人。可是我得问问翠凤，看她乐不乐意。”“那您快去问呀，我在这儿等着，快去呀。”刘大婶一边儿推着李掌柜一边儿说，让他赶紧找翠凤娘，去翠凤的屋里问问。

一会儿，李掌柜回来了，说：“翠凤倒是挺愿意，您去跟老章家说吧。不过她刘大婶，我们可是正经人家，姑娘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现在给人家做二房，说实话我心里真的不愿意，因此聘闺女的规矩和讲究一点不能少，男家不能用车来接，只能用花轿迎娶，一切都按照男家娶第一房媳妇儿的规矩办。再多说一句，我李掌柜虽然比不上老章家钱多，可每天都有进项，也不缺吃少喝。您跟老章家说定了，娶亲那天要八抬大轿，要两班吹打，该有的全要有，一样儿不能少，要

热热闹闹地把我姑娘娶过去。行吗？”刘大婶乐了，说：“李掌柜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这么点儿小事儿，老章家能不答应吗？人家有钱，做一块瓦就是一两银子，还在乎您这点儿小要求。我现在就拍着胸脯子给您打下包票，翠凤出门子那天，我让章家来四班吹打。行不行？”李掌柜笑了：“那敢情好，那样儿也算给我的老脸抹粉儿了。”

刘大婶回去跟章谛甫一说，章谛甫满口答应，互送互接了男女的生辰八字，又请算命先生一算，说男女年柱相生相合，宜做夫妻，婚后虽不能大富大贵，可也是福寿不小，如果两家结亲就是上婚。章谛甫将算命先生的话告诉刘大婶，刘大婶又告诉了李掌柜，老章家就择了一个吉日，带了烟酒糖茶去李掌柜家下了小定，隔了些时日，又送了通书。老章家准备迎娶翠凤，便又请人择了一个吉日良辰，说八月二十三最好，宜祈福祭祀、求子结婚，是个绝好的日子。爷爷点头，说：“好，好，这几样都是老章家需要的。”于是在八月二十三那天，章传瑞身穿礼袍、头戴礼帽，披着大红的绶带，骑着高头大马，身后跟着执事、仪仗和四班吹打，吹打后边儿是一乘大红的八抬大轿、两乘绿呢的四人抬小轿，一对舞狮和一队秧歌，红红火火地奔了李掌柜家。八抬大轿的大红轿围上绣着鸾凤和鸣和几大朵粉红牡丹，喜气洋洋；绿呢小轿是专门给接亲太太和送亲太太坐的，这两乘小轿子的轿围上也绣着吉祥图案，是一模一样的龙凤呈祥。

这时候的李掌柜家门口儿早已人山人海，街坊邻居塞满了一街筒子。看到娶亲队伍在胡同口儿一露头儿，李掌柜家门口马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老章家带来的鼓乐班子也停下脚步吹打起来，先吹了三通“花大胜”的曲子，办事儿的知客便走上前去，用铜子儿敲门，然后朝着院子里喊道：“开门来，开门来。”李掌柜家的大门应声而开，知客扬手就把一大把铜子儿扔进院子，看热闹的孩子们轰地一下开始抢钱，不大的院子更热闹了。李掌柜也请了鼓乐班子，两家的鼓乐班子比着赛地吹打起来，看谁的技艺更高，吹打的曲调更多、更好听。章传瑞带来的一队舞狮人穿着鲜艳，一水的红褂绿裤，褂子的前襟上是粉红的大红牡丹，大红牡丹旁边是几片绿叶。姑娘小伙儿都腰系红色绸带，舞动起来像纷飞的彩蝶。两个戏狮人头戴英雄巾，脑袋旁边各扎着一大朵英雄花，着一身紧身衣裤，一溜儿圪塔样儿系出了利落的身材。他俩手捧绣球、扭动身子，活动着腿脚跃跃欲试。随着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两个小伙子把手中的绣球高抛低接，引逗着两只花狮子扑跌翻滚、灵动传神。舞起来的两只大狮子既威武雄壮，又憨态可掬，加上舞得漂亮好看，引来人们一阵阵的叫好喝彩。

李掌柜家门好一番热闹。

鞭炮放过了，锣鼓也敲打了几遍，新人翠凤被章传瑞接出了李掌柜家的大门。翠凤头上盖着大红盖头，一身大红裤褂，穿着鲜艳的绣花鞋，挪动着小脚慢慢地上了花轿。随着又一阵咚咚锵锵的锣鼓声，花轿被八个小伙子抬起来，上下悠动着离开了李掌柜家。看着远去的花轿和接亲队伍，看热闹的街坊邻居听见从李掌柜家那不大的四合院里，传出翠凤娘号啕的哭声。

翠凤姑娘红红火火地出了门子，章传瑞风风光光地把她娶回了琉璃局村。

章王氏对翠凤的进门儿十分高兴，是真的从心里头高兴，觉得翠凤进了门儿，爷爷抱重孙子的事儿就指日可待了。翠凤没进门儿的时候，每天的早饭是章王氏做，虽然家里有老妈子做饭，但章王氏觉得自个儿是老章家的孙媳妇儿，做饭伺候老家儿应该是自个儿的分内事儿，于是不让老妈子插手，坚持自个儿做早饭。她知道爷爷早晨最爱吃羊肉小包子，就变着样儿地做羊肉小包子，今天做大葱羊肉的，明天做萝卜羊肉的，后天做韭菜羊肉的。做包子时，章王氏很会调制肉馅，除了放足一应的作料之外，酱油、生姜是必放的，大葱要切成大一点的葱片，然后用花椒水打馅儿，最后放足香油，这样做出来的羊肉小包子味道特鲜、特香，一咬一口鲜鲜的汤汁儿。爷爷爱吃章王氏做的小羊肉包子，再喝上不稀不稠的小米粥，把爷爷吃得美美的，每天早上都不舍得撂筷子。后来翠凤进门儿了，翠凤也学着章王氏的样子，也是早早起炕，和章王氏一块儿做饭。这可把爷爷乐坏了，对章谛甫说：“瞧老章家的孙子媳妇儿，个个都这么明理懂事儿，都是没处找的好媳妇儿。”

令传瑞万万没想到的是，翠凤进门儿快二年了，肚子竟然也鼓不起来，他还是没有一男半女，急得爷爷频频跺脚，章谛甫唉声叹气。传瑞心里更是着急，想：“难道我章传瑞真是没儿子的命？！这老章家的琉璃烧造和五彩琉璃难道真传不下去啦？！”

刘大婶是个热心人，她对章谛甫说：“您可别着急，我看翠凤是个养孩子的身量儿，您看她那屁股，又圆又大，不就是个生孩子的坯子吗？再看她那大圆脸盘儿，白白净净的，多好，整个一旺夫相啊。您好好看看，是不是旺夫相？这么好的媳妇儿您哪儿找去。您可千万别着急，您跟传瑞说，就说我说的，好好待承翠凤，不出三年，肯定让他抱上大胖儿子。放心吧您哪。”

章王氏和翠凤常常在一起闲聊说笑，好得像一对亲姐妹，连传瑞都有点儿嫉妒。章王氏贤惠，对小她七八岁的翠凤表现出一种风范，既有母亲般的爱护，也有姐姐般的关心，时时处处照顾翠凤，让大大咧咧的翠凤很是感动。翠凤对章王氏说：“姐，您放心，冲您我都得给老章家生个大孙子，要不我干吗来了。”章王